

吴相发兄盛情邀请我们去他山里老家做客,受邀的几位都很忙,很难凑齐。上个周六的上午终于成行。

天阴沉沉的,不时洒下几滴雨点。吴兄的夫人魏总带着孩子小妹提前进山了。我不喝酒,又爱驾驶,像这样的活动,一般都是我自告奋勇开车。我带上妻,接上吴兄及其他几位老总。

车像一尾江鲫,沿挂车河溯流而上,越过牯牛背水库大坝,顺着库沿公路绕来绕去,拐过一个山坳,又进入另一个山坳。左边窗外,湖水清澈见底,微风吹起,水波荡漾,不时有小鱼儿跃出水面,激起一朵浪花。

初冬的山坡上,层林尽染,橙红橘绿,色彩斑斓。水泥路面干净如洗,沿路两侧铺着厚厚的松针。20余公里山路,峰回路转,我们风驰电掣,很快到达了吴兄老家。吴兄的二叔,一位朴实的老人,见我们下车,满脸笑意迎上来。不用介绍,老人是文友吴春年的父亲。我顺手从后备箱里拿了两瓶古井贡酒送给他。

吴春年是吴兄的堂弟,油漆工,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,看书习作,笔耕不辍,其散文、随笔尤为精彩。我还常听吴兄说,他堂弟流行歌曲唱得特别好,只要和同事一道出差,一路上车里都飘荡着他的歌声。尽管我和他的生活圈很少有交集,但他热爱文字、热爱生活的态度,让我从心里尊重他。

站在吴兄家门前的场基上,映

边走边看

人眼帘的是一排六间砖结构的现浇平顶房,屋顶用彩钢瓦做了防水层。这是吴兄与他二叔两家的房屋,各三间。看上去虽很简单,但里外丹甍一新,地面铺着洁白的瓷砖,简单的家具一尘不染,让人看着特别舒服。场基下面还有一株映山红开得正艳,在凄风冷雨中摇曳着,为这木萧瑟的冬天,增添一抹令人心动的艳丽。放眼望去,一汪澄清明净的湖水,在中午的光线下波光潋滟,如少女的眼。这是接龙眠山千岩万壑的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一座水库,被崇山峻岭环抱。屋后面的山坡上,有不少人家错落其间。有的是平房,有的是两层小楼,屋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公路上,一位大娘,拄着一根竹棍,朝着我们笑道:“相发啊,家里来客人啦?”她与吴兄打着招呼。吴兄老家在汪河村,邻近挂车山。这一带不仅风景秀美,而且英才辈出。沿公路再往前面三公里,就是吴超老总主持打造的挂车山历史文化展示馆,展示挂车山厚重的历史文化,这在乡村是极为罕见的。康熙朝文

山中做客记

章阳

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大伯父张秉文的墓地也在附近。张秉文,明万历年进士,后任山东左布政使时抗清殉职。当代工农兵学商中,此处也不乏彦英杰,不仅仅走出去众多像吴总这样的实业家,还有航天人毛万标、量子科学家段路明等。

我们在屋场上说着笑着,给这空寂的山村带来少有的欢声笑语。吴兄邻家是一位小学教师,他牵着孙女路过门前。他所在的小学是五所小学合并的,现在只有一位校长、两名学生、三个老师。政府承诺,不论教育成本有多高,只要有一名学生,学校也必须保留。吴兄夫妇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。他们自己也很少来这里,这次是房屋落成后第二次来烧饭。我们到的时候,五个火锅已经摆在桌上了,“大菜”都烧好了,炒菜和小青菜已经洗净切好,等待客人到齐就开始炒。

桌上的菜堆不下了,魏总解下围裙,站在我们身后,一手拿筷子,一手端酒杯,一杯杯地敬着我们。见此情景,我便提前下席,让忙了一上午的魏总就坐。认识魏总的人都知道,她

热情奔放、真诚好客,每年在慈善方面付出特别多。她爱笑,一笑起来,脸上就荡漾着无比的幸福,眼睛像一弯新月。

回来的路上,吴兄介绍说,现在的农村真的不一样了。湖里禁止人工饲养鱼,也禁止捕捞,湖水比以前清澈了许多。以前的农村,屋前屋后垃圾遍地,还有许多就堆积在水库的岸边。更可怕的是,用过的农药瓶随手扔,随着雨水的冲刷,残留的农药就流进湖水里,现在垃圾是定点存放,专人收集,统一运输。农村的旱厕全部改造结束,粪便一律经化粪池净化。沿水库四周禁止动土建设,更不许将任何垃圾倒入水库。三年前建设村村通水泥路,现在要求户户通水泥路。二十多公里的路程,很少遇上车辆和行人,但公交车,不论是否有人,每天来回四趟,风雨无阻,方便山里百姓出入。

确实,现在山也青了水也秀了,但山里的年轻人还是飞出去开辟新天地。我们的车在驰骋,将深邃的大山留在身后,将寂静还给了村中的老人。

儿女情长

金瓦屋

金仁宏

金瓦屋坐落在长风中心小学西北面,据传有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。二百多年前,安庆城东面是滩涂湿地,每逢汛期,江水四处泛滥,民宅、田园被淹,百姓四处逃荒。经过几代人的筑堤围垦,圩内迁人的百姓越来越多。我的先祖绍和公挑着一担稻箩来到此地开荒置业,筑基建房,繁衍生息。

金瓦屋原先就是一个大家庭,大房居老屋南边,三房居老屋北边,四房居中间。北边和中间是瓦屋,南边是草屋。我就出生在北边的老屋里。

老屋建在离地面有两米多高的屋基墩上,为防洪水,先辈们把屋基垒得高高的,周边用石头垒起的挡土墙,东南西北四方都建有石头坡道供人上下。老屋坐东北朝西南,框架结构,屋面盖的是黑色小瓦,外墙体是青色的大方砖。老屋前后三进,左右六开间,中间是大堂屋,堂屋中间是天井,后堂正面是供奉祖先牌位的香台,每年腊月二十四、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,族人请祖、祭祖、送祖仪式都在这里举行。大堂屋大门两侧是雕花石柱、石凳和石鼓,非常古朴、雄伟、气派。

我家就在老屋北头的前排,一间厢房,一间堂屋。据父亲说,原先北边扇墙旁还盖有两间披屋,1954年发大水倒塌了。大门是过去



村里理发师 许萍 摄

那种老式的两扇木门,门上有两个圆形铁环,开关时都会有叮当的响声。门坎石是白中带紫色花纹的大理石,门坎外铺着一块近一米见方的白中带紫的花纹石板,我和弟妹小时候就喜欢在石板上玩耍。老屋后面是一条南北方向的土路,向北通瓦屋、耿家老屋、潮瓦屋等村庄,向东是长风中心小学,我就是在那儿读完小学的。再向前一点是长风镇、鸭儿沟和长江,这一片也就是著名的“长风沙”所在地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四过安庆,两涉“长风沙”,并写下“相迎不道远,直至长风沙”等著名诗句,令“长风沙”之名始著。长江在上游前江

口拐了急弯后,变得开阔,水势也平缓许多,下游多有暗礁矾石,水流湍急。鸭儿沟就是一个天然港口和商埠,历史上商贾云集,繁荣热闹。

我的童年是跟着奶奶在老屋度过的,老屋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那时候金瓦屋老屋边住着七户,草屋边住着有十多户,都是爹奶、叔婶和堂兄弟姐妹们,家家相连,亲情浓郁。每逢下雨天,大人们相互串门聊天、打牌,孩子们就在大堂屋里玩耍。哪家来了亲戚,都会邀请本家长辈、弟兄作陪;哪家遇到困难,大家都会尽力相帮。春天,我与同伴们在田埂上捉蝴蝶、抓蜻蜓,在墙缝里捉蜜蜂。夏

天,我们在水沟、田埂旁捉黄鳝,捡蚯蚓,在屋后水塘里学游泳,晚上家家都在门前空地上搬出凉床,架起门板纳凉,大人们天南地北的聊着白天的见闻,我们坐在凉床上看着天上月亮数星星,有时候听着大人们说书、讲鬼神故事,吓得半夜都不敢睡觉。到了秋天,我们结伴在田埂上滚铁环,在晒场上打陀螺,有时候还帮助家里砍柴草、摘棉花。冬天,我们玩砸“四角”,拍画片,打扑克,玩堆雪人、打雪战。后来,我到十多里外的广圩中学住校读书,从此离开了老屋,离开了奶奶,但每逢周日和寒暑假都回到老屋,回到奶奶身边,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老屋是1973年下半年拆的。当时我老父亲认为老屋是老祖宗留下的祖业,不能拆除,但终因破旧拥挤,各家都实在难以居住,大家还是决定拆除老屋。于是养育着我们四、五代人的上百年的老屋就这样被拆除了。

百多年来,金瓦屋家族民风朴实,人丁兴盛,现在已近千人,迁居京、沪、深和苏、鄂、湘等十多个省市,虽未出高官名人,但孕育了众多社会贤达、仁人志士。同治年间金声扬公,才识高深,官至五品;民国时期的金璧如先生,英才俊秀,志气恢弘,他建长风镇名垂青史,办学校惠及子孙;金大琳先生为黄埔军校六期学员,怀拥爱国之心,曾在部队、地方等多处任职;金新年老人胸怀报国之志,建国前参军入伍,后参加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战争,在上甘岭等战役中九死一生,多次荣立战功等;还有许多子孙后代们在党政军界、教育、科技、卫生以及企业等各行业展示才华,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建功立业。